正誼堂全書

仁13
743
124

門 ㄐㄧㄠ
號 743
卷 126

小學集解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先生纂輯

受業李蘭汀倩甫校訂

內篇

稽古第四凡四十七章立教四明倫

三十一敬身九通論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言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據往行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採據也實猶證也小學之綱立教明倫敬身盡之矣而復繼以稽古者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之事也夫不及其事則其言爲空言孟子道性善以理言也言必稱堯舜以事言也言性善而必舉堯舜以實之故言立

教明倫敬身而必學古之立教明倫敬身者以實之也人性皆善聖賢可學而至在人自發憤用力耳人能憂不如舜則必求其所以如舜者而從事焉舜之往行具在也豈有以異於人哉學一舜則凡自古聖賢行事皆非甚高難行而絕人以企及者矣故前言明其理往行載其事採摭往行以徵實前言所以立教明倫敬身者皆前人所已爲而我不可不效而爲之者也讀之有所興起者性善故也夫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故朱子曰論其至近至易卽今便可用力讀是篇者宜致思焉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見列女傳下同太姙稱誠實莊敬性之美也惟德之行行之美也言太任備此四德而見之於躬行一皆本於自然及其妊娠文王之時邪惡之色不接於目淫亂之聲不接於耳敖慢之言不出於口視聽言動一出於正所以文王之生資稟聰明聖智之德教之一卽能識百其後受天命以成王業遂爲周家百世不遷之宗君子謂有聖母者必有聖子太任之能胎教誠萬世之法也今人欲行胎教須先修身齊家以帥其妻又以古今女範晨夕講解於閨閣中使婦人聞之有所興起則先天之氣正而生子必異尋常矣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閒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閒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既長

就學遂成大儒舍居也踴躍哭狀築埋葬事坐而賣曰賈行而賣曰衒啖食也欲啖汝戲答之也此言孟母教子之善也孟子少時非不嬉戲孟母恐其漸染鄙賤之習壞其氣質故不憚屢遷擇禮讓之處而居之又自悔不當戲答恐欺其子乃買肉食之以見前言之非誠推此一事則事事常示無誠可知眞能善教其子養正於蒙者也故孟子長而學於子思遂成命世亞聖之才而爲大儒使孟子幼時無慈母三遷之教觀築埋則習築埋見賈衒則習賈衒其不流於鄙賤者幾希人家生子非無聰明之姿忠厚之質而所習不愼耳濡目染卒流於不善者多矣孟母一婦人而能善成其子若是乃有儼然父兄而不能豫教其子弟所謂蒙養弗端長益浮靡者可勝慨哉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此引聖人教子之法以義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夫以聖人而教其子不能離此二者則詩禮之益於人也大矣故雅言惟詩書執禮與先王四教造士同功立教者可不法聖人所以教子者哉

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爲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聖人既以詩禮教子而於詩之爲教最切而爲用最大者特提撕告戒之蓋修身從此出焉二南之化始於文王學二南者乃所以法文王也不爲二南則無以修身而齊家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聖人之教子誠萬世之良法也

右立教凡四章二章言母教於胎孕幼穉之時故先言之父教於學文修行之日故後言之首篇引父母何也蓋爲小學而言立教之道父母爲近而切知父母之所以推之君師之教可知矣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父不格姦見虞書堯典心不則

德事之經曰頑凶不道忠信之言曰嚚傲驕慢也和諧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姦惡也言舜不幸遭此頑嚚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學者讀此當思舜爲千古第一孝子其遭家庭之變爲千古第一逆境舜惟能盡子道克諧以孝感格親心諭之於道則知天下無不可感之親無不可盡之孝惟在積誠以通之耳又按諧者和也在家庭莫貴於和順之氣父子天性兄弟天倫雖有頑嚚傲慢一時蔽於私欲不愛不敬而和氣薰蒸自然感動況處父母兄弟之常可以一毫乖戾之心自陷於不孝乎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也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此章見聖人惟以順父母爲心極天下之物不足以移其慕也夫人誰無父母亦誰無愛父母之心當其孩提依依膝下則愛親之念出於本心及其嗜好漸長外物紛乘而天性之眞不覺日就衰薄舜之心純乎理看得父母極重看得外物極輕當貧賤時雖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奪其事親之心當富貴時雖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故歷山耕田呼天號泣者此心惟慕父母也即九男二女百官奉養之備得衆心之悅從膺帝眷之隆重依然如窮人無所歸者此心惟慕父

母也自少至老境有順逆而慕父母之心無推移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蓋此身有終而慕父母之心無終也學者讀此當思舜之身爲父母所生吾之身獨非父母所生乎舜之慕父母終其身惟此一心而吾之慕父母乃不能不移於情慾不能不移於妻子不能不移於功名富貴何其與聖人之心異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苟存此赤子之心常記憶呱呱懷抱時何嘗有嗜慾妻子功名富貴足以分其孺慕之心奈何漸長漸變而至於忘父母乎故聖人只是失其本心所以能盡其性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楊子名雄西漢人見法言孝至篇言事親孝已至矣而其心常若不足於孝者惟舜爲然且親年有限而孝思無窮不可得而長久者事親之日也故孝子愛日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學者讀此可不思及時盡惟恐親老不得盡其孝養也所謂孝乎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諸然後退見禮記文王世子篇下同國君嫡子曰世子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文王日三聖人之行也內豎之御者內疋小臣值日者也既曰安否又曰何如致其詳審之辭也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節也在察也末得再進也此言文王事親之孝以實上篇問安視膳之禮也夫人子問安視膳乃日用常行之事使不小心勤篤未有能盡其道者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每日三次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日中夜暮皆如之王季安則文王欣欣有喜色儻有不安則憂形於色行不能正履憂之至也王季疾愈飲食如常然後文王之憂始解其視膳也每日進食之時必察視寒煖之節食畢而徹必問其所食之多寡

且命膳宰以所食之餘不可再進應曰諾然後退其小心翼翼夙夜不懈見於問安視膳之際者如此學者讀此當知文王時時念念愛親敬親自然而然非有勉强孝之至也人子幸而父母在堂則問安視膳之禮不可有一時之或缺而愛敬之誠當以文王爲法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人子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脫今爲視疾跬步不能離不敢脫之以自便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文王可知於武王言不脫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蓋互見也學者讀此則知武王之所以事文王者即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也以考繼考周家世德之隆如此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天道自然如此亦可以油然而興起矣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達孝者通天下之人稱之爲孝也惟其能盡倫盡制有以慰乎天下之者續而成之志之已行則爲之心故也事之未成則有志繼功業之繼述論制作有制作之繼述善繼善述者酒而行之論功業有或持守總以合乎道爲善也以祀禮言之今日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也所行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禮樂也以此上敬祖考敬先王之所尊也以此下愛子孫臣庶愛先王之所親也先王雖亡而事之如存孝之至也惟其至孝故謂之達孝也學者讀此當知孝以善繼善述爲大武周之達孝非聖人不足以及此須先識得此大規模存在胷中御從問安視膳侍疾淺近處做起漸漸擴充將去亦可到善繼善述地位豈可徒贊武周達孝而自諉於不能乎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所作書也無專制無由己凡事必稟命而後行也

持身謙退如不勝任其衣發口謹愼似不能出諸其口若
奉持其物以進於文王誠愨專一如將不勝其任如恐其
有失墜敬之至也學者讀此當知事親固在於盡愛尤在
於盡敬夫家庭之間以恩掩義往往有徑情直行而不顧
者親既不以苛責其子而子亦因之以慢易其親其流之
失有不可言者故子游問孝孔子以敬親之道告之周公
之敬其親乃萬世人子之法也抑豈特稟命之恭奉持之
恪已哉其曰文王我師也則事事以繩墨敬止爲心可知
矣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
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此見曾子之孝不在養口
體而在於養志也養志者
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
不顧父母之養此世俗所
推之飲食之中固當致敬
飲食之外一擧步
全歸方爲無忝若一失
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
閔子騫早喪母父再娶
娶衣子騫父覺欲逐後
三子單父乃不逐母閒
子前有舜後有閔子皆
殺舜閔子父憐其子而
卽大舜之心也盍受寒
骨肉如初以視烝烝父
處門內之常而以乖爭
誠積於門內而孚於外
矣按後母事鄙俚不足
信今本韓詩外傳亦無言閔子之

有不以酒肉養其親至於親志所在有不知而偶拂之者
有明知而故違之者雖有酒肉之養而親心之不快者多
矣曾子於飲食之善體親志如此則其平日謹守此身不
敢毀傷以貽親憂不言可知矣學者讀此須知養志二字
卽飲食之中固當致敬致愛不計有無以善承親志爲主
推之飲食之外一擧步一出言戰戰兢兢保守此身全受
全歸方爲無忝若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
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切宜猛省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按韓詩外傳載

事其足爲人子處變者勸故姑存其說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爛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見高士傳萊子楚人萊其姓也五色斑爛嬰兒絳服也仆僵臥也弄雛戲弄鳥雛也年既老恐父母見而增悲感故爲嬰兒態以娛其親也以此觀之則凡可以得親歡心者無不可爲而不肖者反欲故爲愁態悖逆之事以惱其親是誠何心哉亦未達萊子戲綵承歡之意耳故諺曰戲綵堂前一萊可當九鼎承歡膝下片時不換三公可謂深得萊子之心矣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擧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見禮記祭義篇

樂正姓子春名曾子弟子也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地以山川原隰之產育養萬物獨人於其中得其秀而靈者備仁義禮智之德三綱五常之道所以爲貴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下堂傷足是忘孝而不全也故憂之徑小路也游浮水也不徑不游總不敢以先人所遺之體而行於危險之地也忿言不反故不辱其身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子春學於曾子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訓其戰戰兢兢以保之者有年矣

一旦下堂而傷其足是其心偶有所忘而違毀傷之戒故三月不出猶有憂色而述其師之訓以示門人如此子春亦可謂賢矣學者思子春以傷足爲忘父母之體辱親其爲忘父母之罪又何如哉亦可以惕然內省矣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見劉向說孔子同伯俞姓蘧周人不能使痛悲親之年老而力衰也故曰以下向之論也作於意謂有不平之心見於外不懷怨於中不形忿於色謂有不平之容父母怒之哀而憐之此上等之孝子如伯俞之流是也次則不能負罪引愆但漠然而已是已不得爲孝矣下此則作於意而懷怨見於色而氣忿豈非下等不孝之人乎學者思伯俞對母之言則知受親重笞爲人生莫大之幸觀劉向分別親怒之語則知犯親之怒乃人子悔罪之機彼以親之怒笞爲怨者獨何心哉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此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公明宣曾子弟子也庭家庭也朝廷外廷也父母在堂此咤怒氣之聲雖大馬賤類亦未嘗及言其孝難學也應接賓客恭敬節儉而不怠慢言其敬難學也居外庭時莊嚴以臨下而無所毀傷言其慈難學也夫世之人以讀書爲學而考其事親之孝接人之敬待下之慈未之有得也雖讀盡古今書何益故學以力行爲本讀書而不力行口耳焉而已公明宣可謂善學曾子矣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見禮記雜記篇少連大連二人名三日親始死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之內親喪未葬朝夕哭奠而不解周年之內乃祥禫之時以喪服未除常自憔悴憂戚二子居喪如此非惟能盡乎孝而且善於禮矣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見禮記檀弓下同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有聲無淚曰悲無聲出涕曰泣血子皐泣血三年則其哀痛偪切之情出於至性之不能已者三年之內人未嘗見其見齒而笑夫人不幸親沒哀感之心孰能無之然久而漸忘安能如子皐之眞摯哉君子所以歎其難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顏丁魯人皇皇猶傍徨望望往而不顧之貌息待也親始死不可得者親既殯追慕親容如有所從而弗及者親既葬慨然悵感如眞不可及猶不待親之歸也夫人子居喪其忍決忘其親故且行且止以而見也而其傍徨想像之情卽孝子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記禮者能曲傳之如此後世人子觀之亦可以感動於中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見曾子守身之孝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臨終舉此以示門人蓋其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乃得自免然則未至於死而戰戰兢兢如臨如履之心無時可已也吾知免夫不但身體免於毀傷卽內而思慮外而應事接物有毫釐悖理違道便是毀傷故曾子守身必至易簀之時得正而斃然後爲全歸也人盡有身盡爲父母所生之身所以保守此身以無負父母者何可不以曾子爲法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
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
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佚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
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
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
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
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
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
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
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
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見史記微子世家御用也振救也操琴曲也言三臣所處
不同而其忠君之心則一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紂
庶兄也夫君臣之義常則效其贊勳變則資其匡救至於
不幸則自靖自獻不愧此心可也三人之心同欲其持殷
室箕子初諫不聽而紂囚之人勸其去箕子謂彰君拒諫
之惡以自解說於民非愛君之道故不忍去佯狂受辱
鼓琴以自悲也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又痛百姓無
罪而被虐乃犯顏直諫以死爭之遂爲紂所殺剖視其心
微子則以父子臣主恩義相較乃曰人臣三諫不聽其義
當去於是遂行以存宗祀也夫其行事不同而其心則同
於無私而當理故商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心可以對
先王則死者非訾禍去者非忘君孔子斷之曰殷有三仁焉孔子不輕許人以仁而於微箕比干則曰
三仁於伯夷叔齊則曰求仁得仁合而觀之可以知仁矣
學者於五倫之中皆要體認一仁字三子之心忠君
愛國至誠惻怛仁之至也所以存君臣之大義也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見史記伯夷傳武王伐紂順天應人初無利天下之心而以臣伐君一語皇皇乎伸大義於天下武王太公不能爲之解也以爲義人扶而去之天下宗周二子義不食周粟此兩義字實萬古不可磨滅夫武王弔民伐罪爲四海蒼生霈至仁夷齊特立獨行爲萬古人心存大義故韓昌黎頌伯夷以爲信道篤而自知明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小學引此所以明君臣之義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見列女傳轔轔車輪響聲闕君門也路馬君路車所駕馬也敬其敬也信與伸同人臣事君物故見路馬必式皆所以推廣之地而慢於隱微幽暗之處者人之常情也忠臣孝子不爲昭昭其見之時而伸達其節義不爲冥冥不見之際而怠惰其德行伯玉平生仁智恭敬故雖夜過公門不以闇昧無人廢下車之禮能敬君於人所不見之地又焉往而不敬乎孔子曰事君盡禮伯玉蓋庶幾焉而其素行見乎於人雖婦人女子亦聞聲而知之尤可謂賢矣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讎乃詐爲刑人挾七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讎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

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見史記襄子名無恤智伯名瑤皆晉大夫刑人有罪被刑而執役者七首短劍也塗廁謂以泥塗墁溷廁之牆壁殿爲此役欲殺襄子也人臣爲刑隸而效忠則其忠不盡使智伯有後而豫讓爲之報讎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是無所爲而爲之者可謂義士矣又按讓不聽其友臣事趙孟之計寧殺其身以謝智伯於地下而二心變詐之事決不肯爲其立心正直亦有可取者故小學載其事以明君臣之義異於刺客俠烈之所爲

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之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見戰國策王孫賈齊大夫閔王無道燕使樂毅將兵擊之齊軍破王走奔莒淖齒齊相嫉名賈母以爲女常日有事於外未有不殷殷望女之歸者獨至今日君亡國滅人臣當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故不復望汝之歸而汝尙曼然而歸非人臣之義矣賈時年十五號召市人報讎殺敵者激於母之一言也母以婦人知徇君之節不溺愛其子賈以年幼奮忠義之氣能善承其母市人以烏合之衆能從賈克敵以報王之讎可見君臣大義常存於人心矣

臼季使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見左傳曰季晉大夫名胥臣冀邑也缺人名卻其姓也野饋曰鉏夫婦非疏遠之人野田非凡席之地鎡鋤非獻酬之時卻缺夫婦敬以相待觀者欣慕焉於此不怠則事事有禮在在不苟可知矣其曰敬德之聚也人不能敬則其心放佚雖有善行不能固守而不失以之處閨門之間尚不可況能治民乎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以是居民之上足以爲治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正持敬工夫爲仁之法則也此聖賢切要之言而曰季之薦卻缺乃識之於鎡鋤如賓之際蓋夫婦之際人所易忽故也曰季可謂知人而文公亦善用人矣此篇所引專以夫婦之別言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閽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見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卽敬姜也往謂往而見之閽小開也閽門限也以從祖叔母之尊但小開中門而與之語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閾而入何其界限之嚴乎夫子贊其別於男女之禮蓋禮者所以別嫌明微故男女相見之際雖尊卑長幼之不等而亦必致其內外之防則眾著於有別之義矣

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見國風柏舟詩序姜齊女也歸共伯故曰共姜夫死不嫁義也共父母憐其年少孤寡欲奪其守義之志改嫁他人共姜不從作柏舟之詩以見志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蓋死不改二心也禮婦人從一而終不幸而失其所天則之死靡他義之正也後世有自殺以殉夫者未免賢者之過當以共姜爲法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夫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見列女傳此與共姜守義略同而其言則甚知義命者其曰夫之不幸卽妾之不幸蓋夫婦一體苦

樂其之命之所賦將誰怨耶又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大義凜然何可去耶又曰彼無大故又不遺妾何以得去以見惡疾不幸出於天非若惡逆大故由於己又以見夫之不我逐而我何以自絕於夫婦人能以此存心可謂得處變之正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此言舜之篤於友愛爲萬世兄弟之法也兄弟者同胞一體之人也待之自與他人不同所以四凶有罪聖人必置之於法而象之傲至欲殺兄舜乃封之蓋處兄弟之道固如是也藏怒謂藏匿其怒不藏怒直是無怒所以然者何也篤於親愛故也譬如人之一身兄弟則其手足也弟之傲慢無知出於一時私欲之蔽如一臂一肢瘡瘁不仁元氣不貫正宜百般調護百般軫恤使之痊愈然後即安豈忍因其病痛遂自割斷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心如是而已故處兄弟之常相親相愛者自不待言若不幸當其變彼不親我而我親之彼不愛我而我愛之此聖人係全手足之誼也故曰仁也後世若鄭莊公於其叔段初則養成其惡後則稱兵以逐之皆由親愛之心不屬故藏怒宿怨忍自殘其手足而不顧也亦異乎仁人之用心矣善處兄弟之倫者當以大舜爲法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此兄弟遜讓之誠也凡人視外物爲重視天倫爲輕故同氣之間較長競短多至不睦夫干乘之國傳之子孫非薄物細故也況伯夷以長當立叔齊以愛當立使夷立齊固安之齊立夷固快之兩人又不必讓也然一則以父命爲尊一則以天倫爲重兩人交讓而逃去視千乘之國如敝屣曾無幾微顧戀之私此其故何也蓋兩人之心以爲不如是則理不順理不順則心不安心不安則雖享千乘之富貴不足以爲樂兄弟兩人後來依舊同隱其遜讓之誠友愛之篤如此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者也後之人輒因田地錢財兄弟爭訟不已何哉學者讀

此二章一則思大舜之親愛忽怒咸消知天下無不可全之手足一則思夷齊之敬讓窮餓不悔知天下無不可忘之外物兄弟之倫庶克盡而無憾矣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此引文王之化二國以明交道也鄰國之交義同於朋友而崇讓可以息爭文王所爲與國人交止於信者於此見之矣虞芮二君爭田不平乃以西伯爲仁人相與赴愬以正其是非蓋雖知慕文王之德而意中猶各懷爭田之見以來也及入周境而見讓畔讓路之風行路男女有別老少有禮二君已恍然自愧矣而爭心猶未忘也及入周朝而見士讓爲大夫無爭進之心大夫讓爲卿無爭爵之念二君乃大感悟而相謂曰我等之所爭周人之所恥也爭者爲小人讓者爲君子我等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蓋不待文王之判斷而良心內發始而爭者終而讓矣此文王之信不言而孚於二國之君而四十餘國聞風歸誠同此一心也學者觀此凡與人交皆當以讓爲先歐陽子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見利則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其言深切可爲與人交者鍼砭併引之以相發明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顏子無我之學可爲交友者法也凡人存有我之見則學問不能謙虛而矜己意之事輒介介於中矣顏子物我之有間故不知己之能自足處世不能和平稍有拂能不知己之多人之寡也而以多問於寡雖有而自視若

無雖實而自視若虛雖有橫逆之加而物我渾忘絕不與人計校其謙虛之誠與和平之量總一無我之學而已顏子既沒曾子思之以爲吾友嘗從事於斯其歎慕於顏子者如此則曾子之學亦可知矣學者讀此當思義理本自無窮惟謙方能受益斷不可有自恃之心物我本自無間惟恕可以求仁斷不可有尤人之念以此處朋友其庶幾乎此章雖不止爲朋友言而朱子引以實朋友之倫其教人之旨深矣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言善交之道以明也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朋友之倫以敬爲主要體認如何方謂之敬自其存於中者言之必有眞誠相與虛心遜志以求其益外而衣冠禮貌揖讓言詞之閒皆當一本於敬久而不懈詩所謂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者始雖拘而難合終乃淡而益親蓋君子之交道固然也若意氣投合自託忘形爾汝相加脫略禮節其始易合者其終亦難矣久敬之言誠千古交道之準哉

右明倫凡三十一章首十七章明父子之親次五章明君臣之義次四章明夫婦之別次一章明長幼之序後三章明朋友之交夫道不離乎五倫而倫必取法乎聖賢自大舜文武周公三仁夷齊及顏閔諸賢人倫之至固當景仰效法外至列國名卿大夫及忠臣孝子賢母節婦雖一行之微凡有關於倫常而可以裨益世教者三十一章中無不皆有學者究其精微之蘊體之於身而力行以求其至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聖賢之事豈外人倫而得之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此見敬身之道在嚴非禮之視聽也惡色非禮之色惡聲非禮之聲伯夷聖之清者其惡惡之嚴如此學者觀此當知吾之此身耳目即天則之所具視必思明不使惡色得以及乎吾之目聽必思聰不使惡聲得以及乎吾之耳目乃能不負吾之此身夫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惡色惡聲最易引而去之故不正之聲色當如酖毒以遠之方爲得敬身之學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與下節見敬身之道在嚴非禮之動也人於動履之間多忽不加察苟且自恕於不當至者而至之豈知跬步之間易至敗名失節長吏之庭豈容奔走逢迎世閒讀書人誰肯甘心苟賤但不覺隨波逐流愈趨愈下試觀滅明一徑尚不肯由邑宰之室尚不肯私謁何處可容苟且學者認清路頭立定腳根寧爲拘謹毋學通方寧爲疏節毋學周旋如此方得非禮勿動之學敬身工夫莫要於是

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衝輒之難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閒使者至門啓而出見家語不履影者與人行而不敢踐其影也啓蟄蟲之藏者開穴初出也長謂草木發生也不履影敬人之至不殺不折愛物之至不徑不竇守身之至子羔自見孔子之復如是則雖其生質之美而得力於聖人之教者亦深矣但當慮難之時不徑不竇有似乎不能變過然即此以觀則其平日必術威儀必無不正可知也故朱子引此以爲敬身者法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此下二節明敬身之道在非禮勿言也自古聖賢垂訓無不以謹言爲要蓋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衛武公年九十作抑詩以自警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每日三復此詩則其言不妄發可知矣孔子爲兄子擇壻深取南容遂以妻之學者讀此當知敬身在乎謹言不獨惡言不可出諸口即善言亦須本躬行心得而發不可任意恣談言不顧行自取羞吝至於言人短長尤當深戒程子所謂己肆物忤出悖來違者當時時省察勿貽斯言之玷可也

子路無宿諾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人之約言所係甚重輕諾寡信之人許人之事口然而心不必然留其諾而不急踐之也學者觀此知人之言語不可輕易許人惟己能自重其言則人亦將重已之言矣周鄭交質卒懷二心君子謂其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子路布衣之士耳小邾子知重其言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士君子一言重如九鼎惟言

出而必踐故也然諾之間莫謂小事敬身者當自猛省

孔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此子路不以惡衣爲恥也縕袍狐貉其處一時貧富相形人情莫不以爲恥也子路識見高明胷襟潔淨惟知聖賢之道不存流俗之情豈以衣服之不如人少介介於中哉大抵學者之志所以不立者恥非所恥故也讀聖賢書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此可恥也奈何不恥道德之不如人而恥衣服之不如人哉夫外物奉身之具何與於我故縕袍不恥者子路也車馬輕裘其敝無憾者亦子路也觀其立志超然於萬物之上豈以外物動其心哉引此一節以明衣服不在乎求美也

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見左傳鄭子臧文公子也鷸翠鳥喪正也子臧得罪奔宋好收聚翠羽爲冠鄭伯惡而殺之夫君子服制有等苟失衷制必爲身禍子臧之服自以爲美而不知其服之不正適足以取災也夫聚鷸爲冠宜若一事之失未足以害其身者不知服以章身心術威儀係焉服之不衷則其心術威儀皆不衷可知矣世間敗禮敗度之子專心服飾妖異不經如子臧聚鷸者不少察其平日事父母必不能和順事師長必不能恭敬視聽言動必不合禮其不及於禍也鮮矣爲父兄者當使之服先王之法服而不可聽其自恣爲也故引此事以明異服之當戒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

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祖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慾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兒國語績績麻也主主母也沃肥饒也瘠瘦薄也勞則憂勤惕厲而爲善之心生逸則荒寧怠惰而爲惡之心生統所以縣瑱當耳者紘纓之無緌者經冕上覆者內子卿之嫡妻大帶緇帶也命婦夫之妻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以漸而加以貴賤爲勞逸之差也春而祭社則供其農桑之事冬而祭廟則獻其穀粟布帛多寡之功男耕女織各效其職以成其功若怠惰而得過則治其罪此古制之通於貴賤者也先人謂穆伯文伯之父也蓋敬姜以驕惰戒其子者如此因衣服之類而引此以明之富貴之家當以勤勞訓其子孫敬姜之言所宜深味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此引孔子之賢顏子者以明飲食之節夫一簞一瓢貧困極矣而顏子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豈非克復功深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之味者哉故夫子重歎其賢

右敬身凡九章首一章明敬身在動次二章明敬身在言而言程子所謂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者也舊註分首三章言威儀似未當又三章言飲食夫二章言威儀言動衣服飲食皆人之所不能無而君子必檢束之於禮法之中然後謂之敬身若伯夷之嚴於視聽子羽子羔之慤於動履南容之愼於出言子路之勇於踐言在世俗或目爲迂闊憚憚其正直而不知其心術光明威儀可則眞知世道人心中流之砥柱至於不恥縕袍簞瓢自樂尤爲聖人所深取而子臧之鷸冠見惡於父文伯之譏績見責於母又足以警夫好華靡貪安逸者敬身之法此爲深切著明矣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

嫣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見左傳下二章

同東宮太子之宮得臣太子名也石碏衛大夫方道也言人之愛其子必教之以禮義之方法鼎使置其身於邪惡之地也驕奢淫泆四者乃邪惡之所由起而四者又生於寵祿太過也畜自愛也又有安重之義恃寵則必驕矜驕矜則不能降抑其身降抑則必恨恨則必思亂而不自愛重也四句推原寵祿之過必生禍亂可謂曲盡人情世故矣位有貴賤賤不可以害貴年有長幼幼不可以犯長遠不可使離間乎親新不可使離間乎舊小當卑下不可以加大也淫爲邪辟不可以破義也六者不循道理故謂之逆若夫君出令以義臣奉義而行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愛其弟敬其兄四者理之當然故謂之順教子者豈可去順效逆以速其禍乎其後州吁果弒桓公則速禍之明驗也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脹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脹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劉成皆邑名脹祭肉

養神謂奉祭守業謂務農戎兵戎膰祭肉也此成子不謹於威儀而劉子逆知其不還也言民之生也受天地自然之中蓋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卽具健順五常之理以成性乃天之命我以如是者也由是理而出之則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威儀有威儀之則威儀之則百祥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則作善降之百殃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故君子勤禮致敬以奉祭小人盡力敦篤以務農皆養之以福也執膰受脤皆交神之大節怠惰不敬則棄天命而取敗亡矣後成子果卒於瑕劉子之言驗矣所謂動乎四體必先知之者人於動作威儀之則可不敬乎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圍其名也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非徒事容飾而已於世也順是以下謂自君臣以下若父子兄弟內外大小是也皆如是謂皆有威儀也衛詩衛風柏舟之詩棣棣富

而閑習之貌選簡擇言威儀無不善不可得而簡擇取舍也周詩大雅既醉之篇攝檢束也或施而行或舍而藏各當其理故可愛十者皆所謂威儀也自古之論威儀未有如北宮文子之備者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其形於威儀必有僭偪於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慢形於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禍福也自在位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

右通論　凡三章總論明倫敬身兩大端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先以六順六逆論禍福以明倫言繼以有威儀無威儀論禍福以敬身言終以天地之中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有威儀然後各盡其當然之則而合乎所以然之理則自天命之吉無不利矣按小學一書其序則立教明倫敬身而其本則敬身又明倫立教之始也學者能持身以敬則倫理明倫理明而教立矣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功亦豈在是書之外哉此朱子所謂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

同縣文忠裔孫福
西疇書
敬閒齋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范繼聲韻笙覆校
閩縣郭雲珂玉潭分校
侯官陳爲新咸臣分校

小學集解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先生纂輯

受業李蘭汀倩甫校訂

外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為小學外篇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衆也則法也秉執也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朱子引此以為外篇嘉言善行之綱領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與夫心術威儀衣服飲食皆物也皆有當然之理所謂則

也卽人所秉執之常性也存此於心謂之德行之於事謂之道世有升降運有汙隆而民彝物則無不具故懿德之好亦無不同也自孟子以後迫宋周程張子而正學復明中間一千四五百年亦有賢人君子懿德之好所言所行合於虞夏商周之聖賢者歷考前代之傳記承接近代之見聞凡言之本於民彝物則者嘉言也則述之凡行之本於民彝物則者善行也則紐之所以合內篇而爲小學之全書也學者讀內篇而遠師虞夏商周之聖賢讀外篇而近師漢唐宋之君子盛德大業於是乎在矣奚可以爲童穉之習而忽之哉

嘉言第五　凡九十章　廣立教一十四廣明倫四十廣敬身三十六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先生名載字子厚其先大梁人世居鳳翔郿縣橫渠鎭故稱橫渠先生安謂安靜而不輕躁詳謂詳審而不麤率恭則端莊之形於外敬則畏懼之存於中四者皆忠信之本也教小兒必先如此則可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安得有驕惰之根乎有物我謂分彼此也病根卽驕惰之根也安謂安意爲之下謂屈己下之後世小學旣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情莫爲莫止病根旣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徇私意而滅天理教子弟者可不愼之於初乎

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

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公名億字大年宋浦城人言人當幼時其心原無定主惟當以格言至論先入其耳使記憶於心以為之主世之訓童蒙者專以記誦為課程而不知養其良知良能失養蒙之旨矣漢黃香字文强江夏人九歲失母哀毀骨立事父極力致養夏扇枕冬以身溫被東漢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袁術出橘待之績懷二枚去拜辭墜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以遺老母楚孫叔敖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敖曰聞見兩頭蛇必死今見之故百母問蛇安在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母曰夫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無憂也及長為令尹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向嘗為親負米百里之外今親沒而積祿萬鍾雖欲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矣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先生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輕俊輕浮俊秀也俊是好字著一輕字便不好故可憂經學六經之學也經學可以開其才識念書可以收其放心至於文字易長浮華之習故不可令作也玩好如琴棋繪畫之類書札習字作簡也凡子弟志輕才俊者懲於檢束而樂於馳騁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若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今之教子弟者與此正相反自入塾從師專習時文以為弋取功名之具而輕浮俊秀者又兼習字畫鑒賞古玩件件皆喪志之事欲其才之有成難矣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

之似當有助伊川地名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弟也言教人爲學未能識得其中意味旨趣必不喜好當教之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脉又慮古詩三百篇詞簡而意奧初學不能通曉別欲作詩以教童子其開導初學之意切矣愚於養正類編中輯古人詩歌入之於童蒙之內冀有小補云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著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公名瓘字瑩中號了翁忠肅謚也宋延平沙縣人言幼學之士見識未定先要教之分別人品有上下之等上品爲聖賢當向當取者也下品爲下愚當背當去者也知顏孟爲上品之人則當立志要學顏孟孳孳汲汲惟恐弗及此人即可以語上矣若言僞而行薄恥過而遂非所聞所見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目壅塞中心昏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雖欲開明何

可得哉大抵子弟以辨志爲本而敎之辨志又全在乎父兄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馬援字文淵漢扶風茂陵人爲伏波將軍嚴敦

二子名譏議謂好譏刺人之過失通輕俠客謂交通輕薄游俠之客正法謂國家典章制度也好議論則致怨惡妄是非則犯憲章故可惡也伯高名述京兆人仕司馬援同時人也願其效伯高不願其效季良者蓋伯高所爲皆君子之常道季良所爲則輕俠之士也鵠鶩皆鳥而略相似虎狗皆獸而絕不同夫子弟苟能立志向上以聖賢自勉勵此固爲賢而不然者寧使過爲拘謹兢兢畏法猶不失爲寡過之士若陷於輕薄一途大則亡身敗家小亦取侮召辱畫虎之譏其能免乎馬援戒子所以致其諄諄而凡爲子弟者皆當以此自警省也

漢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昭烈後漢帝謚也姓劉名備敕戒也後主名禪昭烈子也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昭烈之言與此相合夫人之自恕而不能去惡者曰一事一念之惡此小惡耳何足去不知小惡積而成大惡亡國喪家端必由此所謂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荏苒不斷將尋斧柯者

也人之自怠而不肯爲善者曰一事一念之善此小善耳何足爲不知小善積而成大善德業廣端必由此所謂千里之遠始於跬步九仞之高築於一簣者也小惡必去則大惡無所容矣小善必爲則大善有所基矣教子弟者可不知謹小愼微之義哉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武侯名亮字孔明後漢琅琊人子名瞻字思遠靜則心不逐於物故可以修身儉則心不泊於欲故可以養德澹泊卽儉也非澹泊則志慕紛華爲欲所蔽不能清明寧靜卽靜也非寧靜則心常妄動搖於近小而何知遠大故儆泊寧靜四字乃爲學之大本領也而統之一靜字學從靜得才從學生有體然後有用也非學無以充廣其才非靜無以成就其學蓋反言以決之慆慢則心放肆故不能研究義理之精微險躁則心偏邪故不能理治在己之德性少壯之年如白駒過隙不可復追學道之意與川流偕逝不可復挽白首無成遂作逢秋之木枯槁搖落犯悲歎於窮廬之中已晚乎所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也學者讀此當知武侯躬耕南陽抱膝長嘯是其靜以成學也後來宰割山河三分天下是其學以廣才也考其應聘而出時年二十有六耳而經綸素裕於草廬之中豈待其出而嘗試爲之以僥倖成功者哉自古聖賢豪傑皆從少年時規模已定學者豈可廢日玩時不自激昂奮發尙靜中研精理性以成其學而廣其才乎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夫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

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
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廊廡竊位素餐以衒材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己難
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
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
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
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柳玭字直卿唐華
仲郢之子爲御史大夫清直有父風常述家訓以戒子孫
言大凡門第之高可畏不可恃也唐世稱家法之美以柳
氏爲首爲之子孫者苟不能立身安能保家故列舉五失
以爲戒一則不勤儉之失也二則不好學之失也三則不
擇友之失也四則好宴樂之失也五則好奕競之失也五
失不戒諸惡遂生逐字細玩逐句省察世家子弟眷不墜

其中者鮮矣善之大者莫如忠孝儉勤祖先以此起家而
致成立惡之大者莫如頑率奢傲子孫以此敗家而致覆
墜思成立之難則象賢繼志豈敢懈思覆墜之易則戒懼修省豈敢忘能刻骨誌之則爲賢子孫矣

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略

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
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
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
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
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磨粱尚清
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
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

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閒
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忽怨容易生風波
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
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簿與戚施舉
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
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
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
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
墜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迹縮首避名勢勢
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
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
鬱鬱含晚翠賦命有厚薄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
徒爲耳范質字文素周宰相仕宋封魯國公兄子名杲遷
秋陞職也相鼠茅鴟皆詩之刺無禮者齊梁二朝
崇尚老莊清虛之談當西晉時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
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其八人清談酣飲不舍晝夜時人謂
之八達樞機言語之發如戶之樞如弩之機也一有不愼
則害及身矣金蘭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契合也交游非人則口裏相合轉盼嫌隙如風波
之無端也遠篠窪胷不能俯戚施駝背不能仰皆惡疾借
以狀柔佞之人也此章凡十二節第一節戒其立身以孝
悌爲先第二節戒其干祿以道藝爲要第三節戒其遠恥
辱乃援人之道第四節戒勿放曠乃持身之道第五節戒
嗜酒第六節戒多言第七節戒滛交第八節戒好承奉第
九節戒重游俠第十節戒其勿賤清素第十一節自敘遭
時畏罪之意使知恩遇無常勿求遷秩第十二節言人物
有常理富貴有定命末言躁進無益以結全篇之意詳味
此詩閱歷人情看破物理見人生官職素定不可求而得

也世之躁進營求者讀此亦可憬然悟矣

康節邵先生誡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先生名雍字堯夫康節諡也宋河南人不教而善者學而知之也教亦不善而教而善者生而知之也教而後善者困而不學者也上中下三品就氣質之性言之若天命之性則無不善矣此章分別善惡之吉凶又歷陳吉人凶人禍福之明驗使子孫自擇而取舍之其警之也深矣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

也先生名積字仲車節孝其謚也宋山陽人此言爲善之易以勉學者也夫人性本善則行善者乃順吾之所固有非有勞力費財之事也人何故以爲難而不爲且爲君子者鄉人之所貴重父母之所願欲又何有賤惡之患而憚於爲乎又言君子小人之分在乎所行所思而已三者皆善則爲君子事之至近而可爲者三者皆不善卽爲小人又機之甚危而可畏者也然則人亦何憚而不爲君子又何樂而爲小人乎詳味此章詞意和平委曲喚醒欲人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意甚切但人之甘爲小人者一則拘於氣質之偏有剛惡柔惡之異其變化旣難一則溺於物欲之蔽聲色貨利誘於外而機械變詐動於中有勞力費財以爲小人而不憚者矣有甘受鄉人父母之賤惡以爲小人而不顧者矣宛之得失有命人事無權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故爲君子者常逸而爲小人者常苦也讀節孝先生之訓可以悟矣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愼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攷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以爲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公名安國字康侯文定其謚也子三人寅字仲寀安人明道大程先生希文范文正公字也明道自十五歲便矢志學聖人希文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卒成德業故學者立志不可不以二公自期待也三尺謂法律也立志要學二公則進德修業不至於聖賢之域不止也然人無實心終非聖賢之徒故立心必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若夫行已稍有一毫之邪僻稍有一點之汙濁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故必以端莊清愼爲要然後有以見其持守至於臨事則理之是非明敏者不能早決故必以明敏果斷剖決是非然事之最難處者莫如居官用法苟不攷求立法之意何以聽斷不枉故必本法意原人情以適寬猛之宜乃可以爲政也尤不可忽者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念之差不能自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振矣故治心修身必以是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不可忽也

文定公以此爲訓三子遵之皆成名儒

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古靈名先生名襄字述古宋福州人仙居台州屬邑其地僻陋民不知教先生作此以教其民先示之齊家之教父義而訓母慈而愛兄友其弟弟恭其兄子孝其親夫婦有恩不相棄也男女有別不相瀆也子弟有學通詩書識禮義也次示之居鄉之教有禮如慶弔往來皆有常節也相救相助即先王教民睦婣任恤之行也又示之無作非爲之教無墮農業四體宜勤也無作盜賊廉恥宜顧也無學賭博身家宜愛惜也無好爭訟鄉鄰宜和好也無斁善無吞貪待人宜愛敬也道路之閒田地之界宜各相讓而不相侵也少者宜代老者負戴斑白者不提挈也如此則禮義之俗成而人心世道可復於古矣

右廣立教凡一十四章皆推廣古人立教之意首取張子之言所以防小兒驕惰病根次取楊文公之說欲人及時保護幼稚良心次取二程子之言讀書以收放心歌詩以見意趣次取陳忠肅之言要人分別人品上下次取馬援昭烈諸葛之言戒輕薄慎幾微修身養德靜儉爲要次取柳氏五戒戒范魯公詩以戒子弟保身保家切勿躁進次取鄧子節孝文定之言教人免於爲不善陳先生之言使人爲善立志以師聖賢終以古靈義之俗立教之旨可謂明且盡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

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
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
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公名光字君實贈溫國公宋
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情自恣而不顧
者乎不但父母卑幼之於家長凡事亦當咨稟而行則命
令出於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至於子受父母之命必
籍記而佩之蓋厥命者非十端恐遺忘也時時檢視速行
以復命倘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陳其理之是非
勢之利害以稟白於父母父母許則改之若不許亦當曲
從而不敢違逆專擅以取不順之罪
也此言人子之道莫先乎順親也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
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
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
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
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而
若中人之性愛惡雖未合理然如舜之父母者蓋寡矣事
親不悅何以爲人乎故親猶不悅者爲其頑嚚不近人情也
招致極力營辦使得源源而來以慰悅親心爲事不可計
家之有無然悅親之道貴悅其志父母愛子之心恐其勉
強勞苦爲而不易則雖享其子之奉養於心終有所不安
故必委曲以不使之知乃爲善悅其親者也此郎曾子將
徹請與問有餘必曰有之意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
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
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

耳　仲素名從彥福建沙縣人從程門楊龜山先生學學者
稱豫章先生了翁陳忠肅公瓘也語曰父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此言似是而實非也夫爲子而見其父之不慈雖勉強爲孝已是大不孝矣舜惟知瞽瞍爲至慈之父而己爲至不孝之子所以負罪引慝出於至誠卒有以感格其親而底豫也夫臣子於君父無轂曲直之理不忠不孝之人皆起於見君父之有過耳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委猶付託也親病而付託庸醫比之不孝子病而付託庸醫比之不慈醫者生死所關不可不謹也然必學醫者乃能擇醫醫雖小道與儒理相近亦格物致知之一端事親者知之則不爲庸醫所誤矣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事親當自盡其孝順若使人代爲則飲食起居豈能一一合宜乎且卽合宜而滕下承歡之心有不得盡者矣故父母在不遠游也奉祭當自盡其誠敬若使人代爲則儀文度數豈能一一中節乎且卽中節而此心如在之誠有不得致者矣故不與祭如不祭也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冬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冠以責成人昏以承祭祀喪以愼終祭以追遠四者禮之大者當講求而行之也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言物類皆知報本也六禮冠昏喪祭及鄉飲酒士相見也程子自言嘗修其大略此以祭禮言之家必有廟以奉高曾祖考四代神主每月朔日必薦新物於家廟然後敢食四時正祭則用仲月冬至陽生之始則祭先代之祖春生物之始則祭先代之祖謂自高祖以上至始祖以下祧藏之主也季秋成物之始則專祭禰謂考妣也至於親之忌日則奉主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

獨享故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此雖禮之大略然其祭儀設饌皆當厚於奉生以見仁人孝子極其誠敬精潔事亡如事存也此報本反始禮義之大者誠無時而可忽矣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麤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冠禮之設所以明長幼之義也古者二十而冠自十九以下若爲童子紒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不字既冠而兄弟拜之責以孝弟之行也君與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之責以忠順之行也世俗不知成人之道巾帽公服以歲嬰兒無有過十歲猶總角者故爲人子而不知孝爲人弟而不知弟爲人臣而不知忠爲人少而不知順總由冠禮廢而不行無古人責成之意故溫公深致歎之望敦厚好古之君子爲其子舉行冠禮必俟十五以上又必通孝經論語麤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如是方爲美也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

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宋盧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鮮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輛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禮也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

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此言居喪無飲酒食肉之禮父母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三日而殯則親戚爲粥以勸之食士大夫三月而葬庶人踰月而葬乃立木主葬之日日中而虞所以安死者之魂氣令依主而歸也是爲初虞柔日再虞剛日三虞小祥第一年忌日也大祥後間一月也禫除服祭名自初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統言三年之喪以其經越三年也此言古人居喪遵禮以見今人居喪飲酒食肉之非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故人於父母之死號痛擗踊水漿不能入口此人之至性眞情也聖人恐人過哀必至於傷生故制爲喪服以節人之哀既殯食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小祥食菜果大祥食醯醬禫而後飲酒食肉此中庸之道也世教漸衰喪禮廢弛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豈有哀慕自致之情耶何不以禮自處至此極也溫公先述古人居喪無敢飲酒食肉次引漢晉隋唐以來居喪食肉飲酒者人猶以爲異事而非之其後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甚至鄙野之人親死未斂酒饌醉飽良心天理幾於滅喪矣夫大祥之前未可飲酒食肉者禮也若有疾須暫飲食疾止亦當復初以明非有疾者斷不可也五十以上年老氣衰或稍從寬以明非年老者亦斷不可也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今律載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者杖一百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參預筵宴者杖八十溫公之時正法想亦如此稽之於禮考之於律則人子居喪宜知所愼矣

父母之喪申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

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愼此言居喪

宜謹男女之別蓋哀痛父母之死深恨不得相從於地下安忍如常居處故擇樸素臨隧之室爲喪次寢藁薦者哀親之在草也枕土塊者哀親之在土也在首曰絰在腰曰帶不與人坐蓋喪次非延客之所親賓至則司賓主之也婦人亦撤去華麗之物哀痛之至有所不安故也男女內外辨別甚嚴晉陳壽遭喪不避嫌疑卒致終身廢辱故三年之喪必服闋而後復居內寢禮也若服未闋而入內則爲忘親而不免爲人貶議矣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此言居喪行道之禮蓋居喪以不出爲正爲子者朝夕奠奠刻刻不離喪次使親之魂靈有所依豈敢輕出門哉若爲殯葬諸務或有故不得已而出則用素布以別之不敢忘哀也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此言居喪宜禁佛事浮屠佛氏也十王釋氏有閻羅等十王之號唐盧州刺史李舟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人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以其親爲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設其親果爲積惡又豈浮屠錫杖所能救而出之者乎苟能出之則亦不復入乃七七追薦皆以開地獄門爲法安用此頻出頻入哉不知人身之生魂屬陽魄屬陰死則魂升魄降故形枯而神散也釋氏雖假設象義以爲恐怖之具而理所必無者人何爲其所惑乎且佛法始於漢明帝之前人有死而復生者未聞入地獄見十王乃平日惑於佛氏之說故精神昏迷遂成夢幻非眞有也人家喪事當遵文公家禮不作佛事方爲明理之孝子慎勿爲異端所惑也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

妄北齊顏之推字介卿著家訓以教子孫巫女巫也覡男巫也皆爲人祈禱者符章卽今釋道書符拜章之術皆妖怪妄誕也昔帝舜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而妖誕屏息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後世尙巫覡以禳禱爲事所作經呪符籙章奏科儀皆俚鄙荒誕不惟愚夫愚婦尊信之而士大夫家亦有爲其所惑者不知禍非可禱而至禍非可禳而解巫覡符章誑世惑衆陽奉神明陰圖財物子孫讀聖賢之書此等妖妄非特不可崇奉誠宜絕於言議專務民義庶不爲人心世道之害也顏氏之訓可謂正矣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言親沒當有餘痛而誕辰念父母鞠育劬勞當倍加悲痛若父母俱存則可置酒張樂也曹月川曰生日者父母憂苦之日也親生則當設酒餚拜父母親沒則當終日哀慕子在親亡安忍召賓客作樂乎唐太宗生日不受章奏以萬乘之主能行之況學者而可昧此乎故親沒生日不受賀孝思也

若至七十八十有子爲父母稱觴則又是老萊戲綵承歡之意亦可張樂也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呂氏名本中字居仁正獻公公著之曾孫也君與親一理也以孝事君則忠長與兄一理也以敬事長則順同僚共事貴於和衷如家人一德一心凡事寅恭交贊也羣吏服役馭之以道如奴僕待之有恩而察其勤惰也百姓疏遠愛之如妻子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也官事易苟且處之如家事盡心以圖詳審而不敢忽也凡此皆以盡吾之心而不可有毫末之不至者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

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簿主簿令縣令簿以佐令事權之事令不從則簿不得行其志矣程子言惟至誠爲能動物令與簿雖有尊卑同任一邑之事有所欲爲如興利除弊意而爭也但令是邑之長如家之有父母宗子簿是令之佐如家之有眾子弟事之以道敬謹小心和衷共濟事有過失則日佐理不職若其有善則曰令之所主非我所能爲也積此誠意久而不已則令亦自然感動凡事無不聽從矣若爭私意至長貳不和不惟有損官箴亦非事君以忠之道也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周禮一命之職若今之第九品也舉其卑者言之但能存心愛物則必有實惠及人而於人之緩急必有所濟可見居官者存心愛物爲要雖一命之士且然而況得位以行其道者乎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闔御吏胥正己以格物安禮字立之河間人明道弟子輸猶盡也民情甚隱能自達於州縣之吏者鮮矣故爲政者平易近民使民各得吐露其情實則疾苦無不聞曖昧無不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格物猶言正人也吏之於官見聞甚近妍僞易滋馭之之道惟正己以正之清心寡欲表正於上則吏胥不惟有所畏而且有所化矣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凡非議人之過惡者君子之所戒也況大夫尊於我者其行事得失自有公評豈可恣其非議不惟起釁招尤而在我已失忠敬之道矣故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古有是言而程子稱之欲人知事上之禮也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此言居官持身之法清者廉潔不污愼者謹守禮法勤者勤於職事三事以清爲首者官清則民安官不清則民不安也眞西山曰凡士大夫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是大惡不廉之吏

如蒙不擇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持身必要以清爲第一義然清而不愼恐動靜云爲多有疏略而應事未必盡中理故持身又須謹愼則能守禮法也清矣愼矣使一日不勤則事必有廢弛者矣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下此者乎故又當勤於職業則有功也此三者皆所以自治果能眞知而篤行之則可以治人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異色人謂不務常業而有奇異藝術者與之相接則有覩耗納賄之私巫祝皆事鬼神福盡惑之事尼媼則有納結交通之事是以尤宜疏絕清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無益之事此言居官貴於愼也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餌所以誘魚官爲吏誘以貨財如魚之吞鉤餌入而不能出也吏能誘官長以利固挾制之使不敢舉動不貲不可量也少年爲官其初未嘗不欲作好官也但閱歷未深爲吏所誘或指某事爲舊規或稱某物爲常例既不察而受之漸漸投其所好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雖欲作好官而不得矣夫此輩以利誘官實圖自便其私官之所得無幾吏之所盜不貲百姓受害怨歸於官獲罪被譴悔之何及故居官者貴於清也而居官之清尤必於初到官守之時嚴之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暴怒謂因事而忽然發怒也怒爲甚當官暴怒所關尤大故宜深戒凡事詳審處置自然中理所謂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人己之閒無不平矣若不能詳處先以暴怒據於胷中則行事失中徒以自害在己之事而已蓋不惟喪其爲上之德竟有以一朝之忿不能自制而被譴喪身者不可不戒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搽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

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著實不作僞也擦挑取也塗擦文字塗抹舊字也追改日月去舊判而換新也重易押字再改舊署花押也此皆不務誠實之事言當官處事須務誠實不可行險僥倖作僞欺人萬一敗露得罪反重縱使不至敗露而自反此心已覺不誠以此事君難免於欺矣蓋一念不誠則全體皆僞一事有欺則事事皆欺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吉字子陽漢琅琊人宣帝時爲諫大夫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故夫婦爲人倫大綱天壽俱始於此先王制禮婚姻以時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所以教化修明而民多壽今世嫁娶太早不識爲父母之道而生子是以教化不明而血氣未定傷於色慾民之多夭萌於此矣欲興教化以躋仁壽可不致謹於婚姻之時哉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文仲子姓王名通字仲儒也男之聘財女之資裝皆謂之財不入其鄉謂無人倫之道而不與之共處也德謂男女之性行司馬氏曰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有立約契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婚姻之家往往終爲仇讎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擧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可也

早婚少聘敎人以偷妾媵無數敎人以亂且貴賤有等

夫一婦庶人之職也此亦文中子之言偷薄也媵從嫁者德嫁女而使令眾多必至嫡妾妒忌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僮僕之變是敎人以薄其早歲婚娶少小擇聘是敎人以薄其數不可僭越若庶人之可以財力有餘而遂買妾媵無數哉言當安分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
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
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
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
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其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
乎借使固婦財以致富苟有丈夫之志氣
者能無愧乎 世之議婚姻者但知慕目前之富貴而不擇
其德不觀其家往往得不賢之婦壻夫壻誠
賢也善行日積善譽日彰今雖貧賤異日富貴有可望之
理苟不賢矣則驕奢侈肆安能保其所有而不貧賤哉此
擇壻之當愼也婦賢則家道盛不賢則家道衰苟徒慕其
富貴而娶之彼必恃其父母之家有財有勢不能承順其
夫而孝敬其舅姑者多矣輕其夫則必妬傲其舅姑則必
驕侮且妬則一家大小咸受其欺陵爲患寧有既哉此
擇婦之當愼也又明婦之財勢不足憑恃以激發丈夫之
志氣使父母愛其子者當教其子以自立勿貪娶富貴之
婦以自累
其子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
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
姑必執婦道安定地名先生名瑗字翼之宋泰州人此以
中人之性言之若賢婦女則不論富貴貧賤
皆能必敬必戒以執婦道何論其勝吾家與不若吾家乎
大抵人之常情由困若以處安樂則易由安樂以處困若
則難娶婦嫁女所以不同蓋以家道豐約論也若家法
則不論女婦皆要愼擇當以上章溫公之論爲主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
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
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此言婦婦不可嫁娶之道以廣內篇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意無夫曰婦配猶對也娶婦共承宗廟以傳嗣續猶陰陽奇偶之相對也王氏雲鳳曰人皆有死守節而至餓死則餓死比之失節爲小矣西山眞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於鄘風之首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爲後世深戒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進食曰饋婦人居中主饋者也易家人卦曰在中饋無攸遂斯干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此章之言蓋出於此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者婦人陰性易惑居中不能御眾勢必假手於人使之得權主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牝雞晨鳴必致敗亡之禍若有才有識正當輔佐其夫勸其不足蓋地道無專成理也豈可干預外事以蹈古人所譏乎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

江東大江之東也鄴下古之相州恆代皆燕趙間地名言風俗不同正家者宜知所擇也婦女無交遊其致慤懃以書信辭命或贈遺之物禮義之正也江東之俗爲猶近古若以婦持門戶或爭訟於公庭或謁人於外或延客於家將置其夫與子於何地鄴下風俗不美如此而不知其非也恆代遺風由燕太子丹欲報秦以宮女結士餘風未殄故耳士君子欲挽回徹俗當效江東不可效鄴下也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

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褓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此章言兄弟之愛宜重於妻子也蓋常人之情愛兄弟恆不如愛妻子故顏氏家訓推原其本而以妻子兄弟相形言之夫乾坤二氣交感化生因有父子一體而分爲兄弟之身同出於父母爲分形連氣之人如木之有枝其本則一而已又分而爲九族則自高祖至元孫其未漸遠而本於三親則至近也人倫以三親爲重父子之愛天性也夫婦之好人情之所同也獨兄弟一倫多有不和者何哉夫兄弟本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乳哺之時乃幼則同戀父母膝下而依依相愛壯則各私其妻子而不能不少衰豈不念分形連氣之誼耶則以婦人爲之離間故也長婦曰姒少婦曰娣娣姒來從異姓比兄弟同胞而生則爲疏簿矣使疏簿之人節量恩意則所當親者反疏所當厚者反薄猶方底圓蓋之物其能相合乎惟友悌深至者能不聽旁人離間之言而免於疏薄之患矣此段曲盡人情欲篤兄弟之倫者當時時三復於斯焉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曰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邪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開字仲塗）

宋大名人作家戒子餘言父名承翰仕周爲監察御史此與上章意同大凡兄弟不和盡由婦人從中離閒故不聽婦人言然後能全手足之愛也婦人之性知義者少凡有是非不能自反不肯相下故爭執已之所長競訐彼之所短言語繁多而閒隙從此起矣偏愛謂各愛其子私藏謂各藏其財偏私既積背戾日深自非剛腸男子鮮不受其浸潤者世閒如此甚多不獨編戶細民爲然卽士大夫家婦無閒言則兄弟之友愛得全而家道賴之矣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此見孝友相因人之能孝者必能友而不友於兄弟者卽是不孝於父母也吾身爲父母所愛兄弟獨非父母所愛乎吾知愛吾之子父母獨不愛其子乎父母之口體以及犬馬重於己之口體己之犬馬雖愚者皆知之而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得一食先食其子而兄弟之飢不顧也得一衣先衣其子而兄弟之寒不顧也甚者爭競錙銖至若仇敵此其輕重顚倒由物欲錮蔽而然明理之君子所爲痛心者也學者讀此當知愛父母者必體父母所愛之人自不敢薄待其兄弟矣奈何骨肉相殘爲閭巷小民所竊笑乎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斯干小雅篇名式語辭輟止也兄弟之閒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如兄能愛其弟弟卻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卻不愛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

凡待人之道莫不宜然而兄弟之間尤貴以此存心故雖有小忿無廢懿親而手足之誼終身勿替世人於兄弟較量分毫必欲彼此相稱致恩弛而怨生試誦此詩詳味張子之解得不愧於心乎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無圭角謂去方而爲圓也朋友之交貴於能敬敬則相規相勸有嚴憚切磋之益相歡狎則流於私褻無圭角則專於彌縫正孔子所謂便辟善柔之友也始雖合者終必離安能久乎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以敬爲主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此言朋友以謙恭爲主今人之交不能親近直諒忠告之友但擇其工於媚悅而柔遜者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味相合既非道義之孚必無切磋之雅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此豈復成朋友乎夫朋友之際在乎取善輔仁必卑以自牧相下而無厭倦方爲得之惟能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則彼之善有以資乎我我之善有以助乎彼相觀而化故其得效爲最速焉朋友之道張言之盡矣學者宜取法焉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及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此言僚友之道同官爲僚交承新舊官交僚也二者交誼同於兄弟至其子孫亦世世講明不忘祖父舊好蓋前輩古也舊舉將謂舊時舉薦我者按察官謂我舊嘗屬其考校者後雖轉陞在彼之上至會聚之際亦辭避坐下坐不

敢以新進而加諸舊也恩禮克篤而
不以爵位相陵則風俗之厚可知矣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
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
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
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
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
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
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
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幷置
義田宅云　公名仲淹字希文謚文正宋吳縣人諸子純佑
純仁純禮純粹皆賢者也此言敦睦宗族之道

蓋宗族雖支分派別而
木則必念祖宗均愛之
失所此仁者之心也范
親又痛糟糠之先逝不
族之飢寒於度外故言
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安
所得富貴皆由祖宗積
而不恤宗族則負祖宗
孰大焉恩謂特恩例謂
城東北廣其居以聚族
所聚之人曰義田其恤
乎彼世之人有居高官
施僧而視宗族如路人
其仁不仁相去何如哉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眾
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
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

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
虞此通論治家之道禮先生所制禮也法國家所立之法
度也御統治也家眾家中內外僕妾也職如田園庖廩
各有所掌事如農桑誦讀各有所務不虞如水火盜賊等
事皆不測者夫家長爲一家之主守禮法所以教之制財
用所以養之教養兼舉而出之以至
公行之以節儉治家之法備於是矣

右廣明倫凡四十一章首一十四章廣父子之親次
一十章廣君臣之義次九章廣夫婦之別
次三章廣朋友之交後二章廣
明倫通論蓋與內篇之義互相發明而因時立教則
有內篇之所未及言者學者取而參觀之婚冠皆喪
祭必以超出流俗屏絕異端爲孝如居官治民必以
清慎勤戒嗜利作僞爲忠如嫁娶論德不論財婦婦
不可失節也見弟之愛宜重於妻子朋友不可歡狎
相與及恤族治家之類大抵皆救時俗之弊爲五倫
申治病之要藥亦可見漢唐以來時異事殊人倫百
變而天理民彝有不容泯沒者幸賴大賢君子垂諸
嘉言以詔後世而子子採輯之以爲明倫者法學者

其可不精察
而力行之乎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

漢廣川人少治春秋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誼與義通事之
當然者謂之義義在必爲不可有謀利之心也謀利則有
所爲而爲之非正其義矣理之自然者謂之道道所宜明
不可有計功之心也計功則必以私意參之非明其道矣
心術之閒仁不仁分焉夫戰國以來天下羣趨於功利而
不知有道義至仲舒乃能嚴辨乎此而聖學復明此程子引
所以謂其度越諸子也朱子
此以廣心術之要其旨昭矣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孫思邈唐
華源人通

陰陽推步醫藥膽欲大則敢於有爲然要以小心濟之膽
大而心不小則是世之麤心大膽人矣智欲圓則通而不
滯然要以行方濟之智圓而行不方則是世之同流合汙
人矣膽大而心能小大者始不至於麤智圓而行能方圓
者始不流於狡思
邈之言可以爲法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見國語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善之難進如自下而上稍不著力則無以日臻於高明惡之易陷如自上而下稍一失足則日淪於汙下知其難進故不可不勉知其易陷故不可不懼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先生字德容孝友私謚也唐亳州人畔田界也言凡事讓人未嘗遂有損於我也譬如道路終身讓人侵佔所失者未必遂至於一段讓畔有損於我君子猶且爲之況已能讓人人遂至於百步譬如田畔終身讓人侵佔所失者未必遂至於一段讓畔有損於我君子猶且爲之況已能讓人人亦化而能讓則人己兩全之道也人亦何憚而不爲乎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

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先生名惇頤字茂叔宋道州人希望也以之爲法而求其德之齊也天者自然之理聖人法天從容中道之事也賢人法聖既竭吾才欲從末由境界也若爲士者未敢高言希天希聖必要以大賢之德業爲師法堯舜其君民業之大者莫如伊尹不遷不貳不違德之進者莫如顏淵志之學之所謂士希賢者也或過或及或不及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學者讀此章要知聖賢之道有體有用而體用又原不相離伊尹之志致君澤民以堯舜爲期然非有用而無體也當其躬耕樂道則顏子陋巷簞瓢之風顏子之學克己復禮以孔子爲師然非有體而無用也一旦用之則行即伊尹除暴救民之事伊尹顏子易地皆然學者惟能志伊尹之志則此身方不愧伊尹之身是之謂能敬身不可不自奮勵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

文辭而已者陋矣此與下皆周子言人乎耳得聞也存乎心不失也蘊蓄於中則爲德行彰施於外則爲事業此學之實功也彼不知德行事業之實而徒尙文辭以相誇耀則器識卑陋何足與言學乎此欲人頓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令名無窮謂改過之善名垂於後世也夫過之害德猶疾之害身也有過而得人規之則可改猶有疾而得醫藥之則可廖今人有過必文不喜人規甯滅其德如諱疾忌醫甯滅其身而終不悟抑豈不大可哀哉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約猶收也聖賢垂訓多矣求其旨歸則不過欲人將己放之心收拾轉入身來謂之復入者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所謂我欲仁斯仁即至者也放心既收自能尋向上去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孟子求放心乃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實體之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言軀殼也朱子曰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又曰敬便在腔子裏人能時時敬處處敬則無時無處而不在腔子裏矣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此言能敬則無物欲之累也整齊嚴肅如足容重手容恭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人能如此則心便專一心既專一外面非辟之事何由而干之乎凡外面非辟之干皆因自己不敬所致故欲無外物之牽引者必自主敬始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表記禮記篇名

彊謂彊立偷謂偷惰也而日彊彊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任法天不息而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安肆則志隳而日偷偷則日弛一日惟有可畏哉放肆則日就曠蕩申安肆日偷意檢束則日就規矩申莊敬日彊意學者讀此要知古人教人必先檢束令入規矩者蓋收斂則精神日固操存則德性不浮然後可以爲進德之基故朱子輯小學一書所以令學者檢束以就規矩誠不可須臾離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己自先不好了也外物如飲食衣服宮室車馬之類事事要好至自家身心比外物孰爲輕重乃聽其頗僻怠肆而心不正身不修是何其重外物而輕身心也且欲一事好時費多少精神若事事要好則終身役役擾擾將至於老死而不知止亦可哀矣豈知吾身心中自有尊爵安宅自有膏粱文繡知道之君子決不肯自暴自棄役其身心以徇外物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聽言動身之用也而所以宰乎視聽言動者則心也心爲視聽言動之主由乎中而應乎外非禮則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制乎外乃所以養其中也學者知制外養中之理則必謹於視聽言動使此身有所檢束以入於規矩矣　其視箴曰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言心之體其用則能應事而無迹故操存此心必自其應物之用謹之人心應物莫先於視視必合禮乃操心之準則使非禮

之物蔽乎吾前則心爲其所移而去矣故必制之於外目無妄視則神識泰定此心安然從此克去已私以復於禮久久不息實理流行而無非仁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心所秉之常禮本乎天性寂然常定者也爲知所誘漸與物化聽其所不當聽而遂亡其所受之正上言視故曰蔽此言聽故曰誘人心本正因不正之言入耳而誘之漸與物化而遂亡其正焉故非禮之聽所必絕也卓哉彼先覺之人事事物物知其所當止之處故此心有定而自能不爲所誘學者必須閑其邪以存其誠非禮之接乎耳者斷乎其勿聽也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矣況言爲禍福之門如戶之樞樞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言人心有所感而動必藉言語以宣達之言固不可少也然人之言有輕易而躁者有虛僞而妄者乃非禮之言也發時須禁其躁則內斯靜專矣況言爲禍福之門如戶之樞樞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言人心有所感而動必藉言語以宣達之言固不可少也然人之言有輕易而躁者有虛僞而妄者乃非禮之言也發時須禁其躁則內斯靜

及此學者亦須身體力行方見四箴之確也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席猶藉也德性未定驟得榮名或非遠到之器故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依勢作威爲官多錢必罹敗亡之禍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也才高者鮮德工文者薄行不免輕妄之愆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今之教子弟者孰不以此望之而程子以爲不幸則人之所以自立者有在矣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此言禮義不可斯須去也士君子所以異於流俗者以有禮義也故藏修息游無非以禮義爲急務若捨禮義而不爲則終日所謀猷作爲者不過急衣食樂燕遊且豈不與下民一般意趣哉學者讀此要知禮義是儒者治身之要即是善世之要故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服若將禮義捨卻何以爲下民表率哉衣食燕游中安得有儒者不可不自猛省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公名純仁字堯夫忠宣謚也文正公之子凡人之情見他人所行過失則責之甚當雖愚者亦明也若自己行不如人則待之甚恕雖明者亦昏也苟能矯常情之偏而出之責己厚責人薄則聖賢之事可企及矣

呂滎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皆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公名希哲字原明宋東萊人封滎陽郡公理會氣象即矯揉氣質之說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端重安徐者爲君子爲貴爲壽輕浮躁疾者爲小人爲賤爲夭

爲大觀其氣象即可以定其
雖有高才明哲豈可恃乎是
有輕疾之病即當變化爲
重徐也則氣象自好矣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
盡則歉於心矣豈有工夫點

不知自責也點檢攻治之意
時攻治自己過惡大而綱常
毫惡念未盡消除即愧怍於
過惡耶世間苛於責人者其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

遠而先正近而父師皆是也
自本及末自小及大思慮精
以周徧詳悉而無不到後輩
慮淺作事多闕而不周略而
也

人後生初學若不理會乎此
當常自省察常自操持或稍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有道之人記人之恩忘人之怨若言恩讎務要報復分明則好惡或出於己之私而無當於天下之公理豈有道者所爲哉世間好人固自難得然人性本善皆可以爲堯舜而桀以無好人三字輕量天下有德者亦有所不道也後生戒之以直報怨存忠厚之心與人爲善擴大公之量則庶乎有道有德之士矣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

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

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

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思叔名繹河南壽安人伊川弟子座右銘者銘於座側以自警之詞

十四言皆日用切要之事人之不可離者其工夫以誠敬爲主此程門教人心法學者所當佩服而深省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孟子謂高堂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墮墮嘗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世味如飲食衣服居室玩好之類富貴相驕奢之態也學者以道德爲心不爲驕奢之習所累則天懷灑落超然自立於流俗之外安得有墮阬落塹流入汙下之事若膏粱子弟沈酣世味一切驕奢固不足與語上卽爲士者不能淡薄世味讀書作文只求科第一日到手便謂事業已足志驕氣揚事事求遂所欲多買良田美宅以爲子孫計安能如古人萬分之一哉故以諸葛武侯之事告之武侯志在報國不計身家其存其沒如一日也可謂富貴不能淫之丈夫矣朱子嘗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謂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功實居多焉創文定公一切世味淡薄之謂也學者常用此意以自激勵可知求安求飽申必無豪傑之士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

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又曰一人附書
信不可開折沈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
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
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
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
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益謙名沖成都人
祖禹之子也邊報
邊境有報也遣使曰差授官曰除一軍國重務非所當言
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三不揚人之惡四不論仕宦官職
涉於奔競五不談貨財六不談閨闥七不談乞貸口腹之
計以上皆慎言之事下七者則接人待物愼動之事也尤
爲切要大凡發人私書拆人信物存心不善甚者結爲仇
隙收人附書信必爲轉達不可開拆沈滯也凡與賓客對
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
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或彼請觀方可一看至書中

事無大小皆不可於他處復說也凡入人家不可於几案
上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子錢穀文歷若人將文字令
己看切不可於背後說書冊下至器用苟得己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己則須愛護
過於己物用畢卽時歸還不可以借爲名久假不歸及不
加愛惜至有損壞乃無德之一端也凡飲食揀擇適口任
意去取皆癡騃無知之事非成人所爲自非生硬臭惡及
犯己嫌疾之物無不可食也凡與人同坐夏則己擇涼處
冬則己擇煖處及與人其食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
至於富貴係各人時命何用歎羨徒生不肖之心又豈可
心存妬疾信口詆毀用心不佳莫此爲甚已上數事過失
雖小而爲身心之累不淺凡有志於學者皆當於日用酬
接之間省察
而嚴戒之也

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
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
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

不逮古先矣胡子名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子也著知言錄
學者稱五峯先生言今人苟能移學文求官
之心以專其功於身心則古人不難企及無如父兄朋友
不知所以教之於是往從文藝仕進而不復反於道義則
本心既荒諸事苟且無一可及古人矣此見學要崇實黜
華也或問章楓山何不爲詩文楓山笑曰未技耳予不暇
也朱子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只此三
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材其言警切可相發明因附見於
此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
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
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
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
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
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
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忘盈惡滿賙窮卹
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
黜己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眾茶然沮喪若不勝衣
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
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
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
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
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
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此言讀
書當思

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
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大學乃
校教人之法孔子嘗誦述之以詔後世故曰遺書初學入
德當以此書爲門次第自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有先
後之序其他切要之書惟論孟爲詳盡不差不至溺於虛
無流於功利姑於記誦詞章也朱子曰某要人先讀大學
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
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
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
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
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
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其間蓋
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
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

凡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做
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熟讀玩味謂讀
其文玩其理也

實踐不可知而不行爲利者行無不得之謂知者本以爲此也未知事親者讀書而知古人事親有養志者有養口體者則興起而必欲行之未知事君者讀書而知古人之守職盡忠則思欲效之平日驕奢者讀書而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則斂容抑志而不敢驕奢平日鄙吝者讀書而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則赧然悔恥而消其鄙吝平日暴悍者讀書而觀古人之小心黜己則茶然沮喪而變其暴悍平日怯懦者讀書而觀古人之強毅正直則發憤振厲而去其怯懦卽此六者推之百行莫不皆然但如得一分卽行得一分如此讀書方爲有益蓋變化氣質乃學問之本綱氣稟偏駁未能盡如古人之純粹而其泰者甚者自可去矣學之所知所行也世人讀書而不知道空言無實以致武人以書生相誚俗吏以腐儒相輕皆由能言而不能行者自取之耳又有讀書不多輒生驕傲爲眾人所共疾惡又不如不讀之爲愈也爲子弟者當以此爲戒而爲父兄者當以此意鞭策子弟庶幾不負讀書兩字不至爲聖賢之罪人也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

切己謂實體之於身心而見之行事不可入耳出口只作一場話說也若眞能看得切己則終身用之不盡矣朱子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俟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涘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涘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按朱子此段教人論孟之法學者宜詳味之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言絕好也朱子曰孔門曾子得聞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得聞底語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一書後之學者豈非幸事但患自家不用心耳陳氏曰學之功至思者明柔者強昔無好氣質者今生出好氣質也胡氏曰氣質得於生初者也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按甚生氣質承上涵養成說來似不宜作生出解或謂甚生猶言何等也語氣最合蓋宋時洛中方言也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遍使其言互相發明文字中庸所言也一句有一義逐句深求玩味使一書之言前後互相發明朱子曰此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此言讀六經之法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宋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讀者須周而復始深求玩味其義理自無窮也待所進知識日增則所見益高矣所學有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

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徧字字句句須要分
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徧須令成誦不可
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
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蹤力從之
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
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舍人呂本中也嘗爲
之書子書賢人之書史書記事之書成誦謂成章熟誦順
口背之而不遺忘也此言切己實學工夫也後生爲學先
要識得所以爲學者何事若但求取功名富貴則文字浮
華不過爲人而已若眞有爲己之心則行住語默須要盡
合道理存養省察無須臾閒斷而後可也至於學業固當
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尤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
須嚴立課程愛惜光陰經書子書要記徧數熟讀成誦不
遺一字史書亦隨其才性多或一卷少或半卷然後事之

本末可見皆要靜室端坐讀之則專心致志不爲事物所
汩又必有師友授讀質疑問難見得古聖賢用心蹤力從
之與之爲一此學之課程也夫學固資於師友而勇猛用
力則非師友所能爲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學者不
可不勉也此段爲學之方最爲明備能
依此而力行之則爲己之實學得矣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
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
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久自
得之非偶然也此言致知力行貴以漸而進也記者將此
是非行則以其辨之既明者而體之於身也事實記識於心而不忘也辨則有以窮其
之事也合理之事本自非難以力行之故見其難如先難
後獲之云也義理貫通渙然若春氷之融日用從容怡然
樂天理之順此二句乃杜元凱之言言學當如是乃積久
而自得之非旦
夕之可幾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才謂才識性謂資性才貴乎學非學無以充其才學貴乎思非思無以充其學義理無窮必由思而得之若鹵莽厭煩不肯尋思雖才性過人豈足特乎可決其無成矣薛文清曰近看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非字字句句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聖賢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所翫汚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辭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濟陽縣名祿字彥雖一行之微而人之敬慢即於此可見也借人典籍必愛而珍惜之有缺壞則代爲補治以見敬重書籍之意學江祿之事以爲法而慨不知愛護書籍者之失因自言其讀書肅敬即故紙不敢他用無非敬謹之心也嘗慨世人讀聖賢書非惟實踐躬行者少乃至視書籍亦不甚愛護或祖父遺書子孫置之高閣以飽蠹魚或讀書不能肅敬箕踞而誦西銘跋倚而談太極蓬頭露臂據案而講論經書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彼異端梵說乃吾儒所欲火其書者猶知恭敬捧持不敢褻慢而吾儒於聖賢書反輕忽視之亦獨何哉朱子退坐書室凡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即此便見整齊嚴肅無一時一事不然學者宜加察焉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不教以遠大也近小謂灑掃應

對進退之節遠大謂明德新民之事理無大小而無不在皆學者所當理會但小而近者易知大而遠者難見故教人者必由小以及大由近以及遠非以近小爲先而傳之非以遠大爲後而倦教蓋君子立教有序不可躐等故也

朱子引此以明輯小學之本意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此言異端之害道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也道者聖人之道也異端如楊墨老佛之徒是也昔之知今之害指佛氏其說實深微而易惑昔之人佛氏有精微處動人則高明者亦陷於其中矣開物成務如三皇五帝造書契教稼穡制衣服宮室之類佛氏自謂其道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務自謂其所言所爲無不周徧而先自外於五倫之常理自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大中至正之道夫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矣倫理且棄而不顧尚何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故神化也周徧也深微也佛氏之教安自夸大欺誕無識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天下之學者苟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乎此夫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記誦辭章之類其害猶小佛氏之說邪誕妖妄惑世誣民其害甚大也自道之不明而異端起蠱惑天下之人塗塞其耳目陷溺於汙濁之中不但愚夫愚婦爲其所惑雖高才明智之士亦且膠於習見習聞醉生夢死而不自覺悟也欲由正路入聖門者可不以闢異端爲事哉

右廣敬身凡三十六章首一十六章廣心術之要次五章廣威儀之則次二章廣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後一十三章論讀書窮理之法首以董子之言者所以教人功利之心不可存也終以程子之論者所以教人異端之說不可惑也陸稼書曰董子程子之言爲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沈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播賤龍斷闢佛老點陽儒陰釋之學始此言深得小學廣敬身之要學者當深體之而不可忽也

同湘王氏重刊
正誼書局校開雕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如覆校
閩縣薩承沆丹洲
長樂林樹槐少三　分校

小學集解卷之五終